

唐士其院长在 2019 年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尊敬的安钰峰书记、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热烈欢迎大家来到北大，来到国际关系学院，来到这样一个充满着勃勃生机和无限可能的地方，开始新的学习。当然，也要真诚地感谢大家对国关的信任和选择。希望各位在未来不同的学习阶段中，能够开阔自己的眼界、丰满自己的精神、提升自己的人格、明确未来的方向，也希望各位在北大美丽的校园里有一段优雅的生活、留下隽永的回忆。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与诸位交流一下我对于大家将要学习和研究的国关领域的一些理解，同时对大家提出一点希望。

国关学院流传着一个疑问：国际关系到底是什么？我愿意保留这个疑问，因为它可以推动我们不断地思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国际关系的研究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实际上牵涉到一个学科群。由于国际关系本身包含了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层次；同时决定国际关系的客观因素，以及人们对国际关系的主观认知，都会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影响，而且后者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前者，所以很难在国际关系中找到一个类似物理学中的“力”，或者化学中的“原子量”那样的单一因素，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简化、抽象的描述和分析。也可以认为，国际关系的研究本身是一套复杂科学，它拒绝简化，需要的是综合的视角、多层面的观察、多角度的认识和理解；而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我们就必须具有尽可能开阔的视野，尽可能多样的学科基础，尽可能深厚的人文底蕴，能够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国际关系的事件进行认识和把

握。毫无疑问，我们的视野越开阔，历史纵深感越强，分析的视角越全面，我们对问题的判断就越准确，为解决问题提出的方案就越具有参考价值。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无非是各种知识的堆积，意味着国关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如果我们转变一下视角就可以发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从事的，实际上是一种以国际为面向的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大家可能知道，在中国，政治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设有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这七个二级学科，也可以称为七个专业。在这七个专业中，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了六个，甚至我们没有正式设立的政治学理论专业，也有老师在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开设有相关的课程。实际上，我们还刚刚建立了第八个二级学科，即自主设立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今天在座的，就有这个专业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这样一种专业设置的格局，就表明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一般的政治学系、以及其他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区别所在，即我们的国际视野和全球关怀。也就是说，除政治学的一般研究之外，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国家之间的政治，以及考虑到国际关系影响的国内政治，或者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的作用，还有国际性的政治行为、政治主体与政治事件，比如国际组织、国际公共政策等等。因此可以说，北大国关学院知识结构的特点，是以国际为面向、以政治学为基础的，综合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其他学科的一种交叉和综合的研究。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中，能够参照这样一种格局来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特别需要注意强化的，是国际与政治两个方面的知识。要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思想、政治历史、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它们在对外关系中的思考与行动；又要

深刻认识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如此才能更深切地认识它们国内政治的基本过程。

根据目前通行的知识划分，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对。对科学的这样一种分类其实很耐人寻味，因为它甚至是某种成见的结果，反映的是人们的观念中三种“科学”之间十分奇特的关系。具体说，人类的知识首先被划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对物的研究、以及能够把人物化、也就是把人作为物来看待的对人的研究，后者比如生理学、病理学等，这就是自然科学；另一类则是不能把人物化的对人的研究。后一类再一分为二，即社科与人文，其中社会科学指的是那些能够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的知识，如政治学、经济学等，而人文科学则指那些不大能够套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有关人的知识，如历史学、艺术学、哲学等等。

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认为，任何一种对人的研究都同时包括了科学的部分和人文的部分。科学的部分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思想与行为当中一些普遍的、不变的规律，比如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中权力平衡的规律，政治博弈的基本规律等等。但是，人与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人天生具有一种抗拒和改变自然规律的倾向。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意味着有人的地方就不仅存在着必然，同时也存在着各种挑战必然的可能。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对必然的挑战不仅仅意味着人有可能改造自然，使自身的生活更为便利，所谓“制天命而用之”；而且能够改变自己，即所谓“化性起伪”，使人的生活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周易》中说，知识的作用包括两个大的方面：“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化”字带有强烈的改变和变化，即对人加以改造的含义。“化成天下”强调的就是人与物的不同，就是人的可变性或者可塑性。当然，这种可变性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即每个人的

变化很可能各不相同而不是大家一起齐步走，所以中国传统上非常注重个人修养中精益求精，朝乾夕惕，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根据个人修养的结果，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因此，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就不仅仅要看到那些普遍的和不变的因素，更要去发现和揭示那些个体的和可变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去认识人类行为中的必然性，更需要去探索人类行为的各种可能性，即人类思想与行动中的“人文”因素。后者甚至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因为只有借助这些因素，才有可能“化成天下”，人类的精神和文明才会进步。

就此而言，我们就有必要突破传统的社科与人文的区分，充分认识到所谓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这样一门与人类的幸福和未来高度相关的科学中人文的一面，即人类行为的个体性和可变性的一面。这里自然就会涉及科学研究中所谓价值中立的问题。价值中立，即科学研究必须回避价值问题并且拒绝价值判断，或者说只能对事实进行客观描述和对因果关系进行客观分析，这一般被视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个基本区别。价值中立的要求出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至今仍然不断地被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所重复，甚至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性的标志。我这里仅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看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否能够“价值中立”。

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是近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发现，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普遍存在一种所谓的“安全困境”，即在一个没有权威机构提供公共安全的地方，人们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自身提供安全保障，但每一个人这么做的结果，却使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陷入更不安全的境地，因为每一个人为自保而采取的措施对其他人而言都意味着更大的威胁。这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霍布斯因为这个出色的描述而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上被赋予了很高

的地位。但是，霍布斯为何要进行这个描述呢？原因并不在于他对这种事实状态抱有多么浓厚的兴趣，而是因为他希望改变这个事实，他希望为人们找到一条走出安全困境的道路。事实上他也的确在理论上找到了这条出路，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约定交出自卫的权力，并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由后者为所有人提供安全保障。国家的出现改变了自然状态之下的事实，使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从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事实。所以，霍布斯既做出了一项价值判断，即安全比不安全更可取的价值判断，也为追求这种价值提出了可能的途径，并因此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这就是霍布斯政治学理论中的“人文”。

与国内政治相比，当下的国际政治显得更不稳定，更缺少可预期性，也就是说安全程度更低。而且，人类正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战争，疾病和自然灾害之外，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正日益严峻地威胁着人类的未来，比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就是如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作为国际问题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更需要具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具有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不仅要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更需要去大胆地探索一些不同的可能性，从冲突中创造和平，为纷乱带来秩序，在困境中找到希望。我们有必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问题，时刻问一问我们自己，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和可能？总之，我们不仅需要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判断，更需要以卓越的胆识和超凡的想象力在思想中为人们创造不同的未来。

也就是说，作为国际问题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描述、说明和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更要努力改变这个世界。当然，要改变这个世界，首先就需要改变我们自己。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

处便是知。”这意味着真正透彻的知识自然会转变成行动，而真正精准熟练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知识。最生动的知识和最精致的行为合二为一。这样一种对知行关系的理解，与中国古代对知识学习本身的认识是一致的。《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让每一个人通过对知识的学习首先改变自己，然后改变世界。这体现的是一种与研究者“价值中立”完全不同的态度，而且也意味着，要探索这个世界的可能性，首先就要探索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可能性。正因此，孔子主张“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简单讲，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改变规律，而不是坐等规律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利益。这句话，值得每一位研究学术的人谨记。这些年，国关学院一直努力为全体学生营造一种自由、开放、包容、多元的氛围。我们不愿给任何一位同学绑上枷锁，不是因为我们安于“养老院”的美名，而是希望为每一位同学探索自己无限丰富的可能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只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来充填我们的内心世界，这种自由、开放、包容、多元的环境一定能够孕育出丰硕的精神成果。

很多年前，我曾经和学院的其他老师说过，我也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有一天，国关学院的学生在北大的校园中，能够以他们开阔的眼界、广博的学识、优雅的举止、睿智的言谈而显得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是“国关人”。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最后，希望每一位本科生同学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构建好自己的知识体系；每一位硕士生同学明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每一位博士生同学能够为这个世界贡献出真正的知识和智慧。还有，希望每一位同学珍惜并且充分挖掘北大这个无限丰富的宝藏。国关再出色，离开了北大也会暗淡无光。这就如同茅台酒一样，离开了茅台镇，同样的原料却生产不出同样的好酒。

谢谢大家！